

陛下凝神之慮默識深思聞聖賢義理之論譬猶學字近其人
監古人隆替之原設若身處其地有所疑必形諸
顧問有所得必措諸躬行如此則講讀之制不虛行講讀之官
不虛設心常在詩書義理之中百凡外物自不能奪
之本原澄澈而物理自明推之仁民愛物而無不通放
之家國天下而無不準治之大本實在於此易曰正
其本萬事理大學曰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伏惟

聖明留意

二曰

聖政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我

聖祖稽古建官以政事大權分仁六部即六卿分職之意我

太宗皇帝始設

內閣簡儒臣居之以備

顧問職論思資望深者荐加師保職銜以輔養

君德贊翊化猷即三公論道之意

列聖相承皆不時

召見部院大臣面議政務日與

內閣之臣裁決可否金匱石室之藏不可見其見於

御製五倫書及故大學士楊士奇李賢等所著

三朝聖諭錄天順日錄等編

君臣咨問儼然唐虞吁咈之風百餘年來政事修舉道化隆
治實由於此至於臺諫論列事情天下方面官述職
來京亦得入覲

天顏面承

清問不惟周知事之利弊亦得考見人之賢否建至
憲朝稀接大臣而

上下之情始覺疎遠我

孝宗皇帝十三年以後時

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并尚書馬文昇劉大夏都御

史戴珊等諮訪政務

面賜裁決昌大休明之氣象至今思之正德年間

視朝稀闊大臣不復接見以此威福之權下移近倖紀綱法度幾於
蕩然

天啓

聖皇誕膺

寶歷積年弊政剷除無遺廢黜姦佞登崇俊良嘉靖之治踈
為中興今天下之政務必由六部議擬必由

內閣

皇上總攬乾綱

萬機獨斷近臣不敢干預可謂千載一時矣但

內閣之官

朝參

經筵日講之外未聞時時接

見六部等衙門官未聞

召對商高宗之命傳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又曰若作酒醴爾

惟麴藥若作和羹爾惟鹽梅交修予夫既不得常接

天顏則交修無所用其力納誨輔德亦或託諸空言及其久也

壅蔽之患生竊亦威福之人或由是出矣臣願

陛下退朝之暇

進講之餘不時

召見內閣重臣將一切機務面議可否取

旨裁決六部都察院等官凡章疏之上并臺諫之臣有所論列

亦乞時

賜宣

召面加質問聽其盡言不許忌避庶幾

朝無失政

國無隱姦非惟大臣不敢欺蔽行私怠忽荒政而

陛下亦得以明習天下之事矣

三曰聽言臣聞

朝廷之有言路猶人身之有血氣也血氣一日不流則百病

生言路一日不通則百邪作古昔盛時耆夫庶人皆得
進言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後世以諫設官其途已
狹若為諫官而復不得其言則

朝廷耳目將誰託耶我

國朝設之六科十三道皆以言為貴

列聖相承未嘗不以開言路為事言路開則庶政清言路塞則
庶政亂矣

陛下即位之初求言如渴納諫如流凡科道官有所論列輒下該
衙門看了來說又或

褒之以所言有理其所建白多見

采行言路可謂大開矣奈何各官人品不同識見各異通達
國體實心効忠者固多事體未練輕率妄言者亦有以伉直為
高者每過手激襲見聞之偏者多失其真或一事而辨
論無休或數而自相矛盾遂至上下

天威每加詰責雖多所寬貸亦或因而貶黜者有之甚至有下
之

詔獄者有械繫入京者似與聖王從諫弗弗之美不侔似與
初政聽言之意不類然此非

聖德之不能優容其實諸臣有以自取之耳顧彼言官雖涉
狂妄猶勝緘默雖涉戇直猶勝輒美論事有過當

其心必自諉曰我所見如此不敢不盡也論人有失真
必曰我風聞如此不得不言也君從而詰責之罪豈之
自非焯有定見確有定守者孰不思全身遠害而
為容容唯唯之歸邪竊恐中外相傳以言為諱弊
政無由而祛官邪無從而糾民隱無從而達天下之
事日入於弊矣嘗聞唐臣陸贄之言曰諫者多表
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誣明我之
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為盛德
李絳之言曰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
幾就有諫者晝度夜思朝剛暮減比得上達什無
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惧不至况罪之手近歲以
言得罪者臣不能知其詳悉不敢泛有所指且如去
歲冬間御史侯秩論臣不宜復入

內閣上激

聖怒降二級遠方用夫秩之論臣辭雖無據心實匪私臣之
昏老委不當復用

陛下雖誤用之臣亦不能自強侯秩所言不為無見伏願
陛下遠師帝王聽言納諫之德近循

初政樂聞讜言之美今後給事中御史論列時弊指陳缺
及糾彈官僚者一

親賜者覽擇其言之當者或即

賜施行或令該衙門看詳覆奏上

請定奪其有未當亦乞

曲賜優容置之不問仍

召還俟秩復其舊官或令吏部量才陞用豈但愚臣之心獲

安而兩京言官皆得安心舉職矣再乞

勅吏部通查二三年來以言得罪之官開具事由疏名上

請或復舊職或量為叙遷如此則

聖德彌光治功有補凡有言責者感激奮發孰不思所以自

効共

四曰宥過仰惟

恭穆獻皇帝至仁大德克享

天心篤生我

皇上潛龍升御

出震繼明奠萬國於熙平園群生於嘉靖推殿本源

功德隆矣

皇上嗣極首議尊崇之典考經據禮至再至三既而

采納廷議斷自

聖心尊尊親親亦既兩盡無復遺憾夫何一時言禮之臣不

能推廣

聖上因心之孝紛紜抵牾力持初說終乃率衆伏

闕喧攘無忌在禮法為不恭在事體為不順上廑
聖衷將學士豐熙即中余寬等下之

詔獄加之董楚或充軍或為民但推原各官大抵扭

於學術之偏襲於聞見之陋其心惟恐

陛下之所處者有乖典禮將為

聖德之累不思

陛下之所處者正所以為禮也今經二年矣充軍者羈管
遐裔有同戍役之夫為民者編齒村氓不與衣
冠之列雖有自新之念無復自致之門所以節

該大臣言官屢有論列未荷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中外臣工欣然稱頌既而吏部覆題
報罷衆心惑焉夫

陛下之罪諸臣者亦因其可怒而怒之俟其改悟固未嘗
深絕之也譬如

上天之於萬物霜雪雨露皆所以為恩然霜雪摧折必
有雨露之沾然後群生得遂未有嚴寒之後不
繼之以陽春也

陛下始因諸臣罪狀可惡而竄謫之又因其能自改悔而收
復之正合

天道生長肅殺之意臣湖南人也稔聞

獻皇帝容人恕物之量

陛下體而行之

獻皇帝在天之靈必無不喜且慰矣孟軻氏曰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諸臣抱罪既久悔悟已深叙而復之必當有以自効伏願

日月回照

雷霆霽威乞

勅該部通查言禮被罪之人充軍者令其生還鄉里爲民者量授一官叙用不幸因案致死者亦令有司

優卹其家庶足以見

聖德如天無所不包非惟被罪之人感再造之恩而凡爲臣工皆興踴躍愛戴之誠矣五曰和衷臣聞之

書曰同協恭和衷哉釋之者曰君臣上下當同其實畏協其恭敬誠壹無間融會流通民彝物則各得其正所謂和衷也夫

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其情易踈而難親其分易睽而難合故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

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

上下不交則德業不成有國者之深忌也

陛下即位之初

召用耆舊委任忠良視大臣如腹心崇獎臺

諫聽受讜言待群臣如四體

上下可謂交矣中外欣欣謂和衷之化可成自夫

大禮議興小大臣僚不能仰體

聖心推廣

聖孝各持初見務求必勝

朝廷之上如聚訟然二三言禮之臣乃援古典執經義以釐

正之於是衆論歸一而

大禮告成矣然自是

上下之情不通和德之風不著是皆群臣負

陛下而

陛下何負於群臣哉夫虞廷九官濟濟相讓推賢讓能庶

官迺和竊觀近歲臣僚正直忠厚之道微垂爭競

凌犯之風起惡聞人善而樂談人之過失務矯伉者不

顧

朝廷之事體喜攻訐者不究事情之虛實公卿降志於

庶僚賢否混淆於橫議或因一事之失其槩平生

或信一人之言而輒相附和忿戾之氣每形於奏章

交構之辭幾成乎罵詈自有太平有道之世未嘗

有此不可聞於四夷不可訓於後世伏望

陛下恭己責成

虛聽納

元首肱股上下相須手足腹心相視一體使

上之情必宣於下無壅弊之憂下之情必達於上無扞格之患仍

乞

天語丁寧戒諭中外臣工各以恭遜相師毋襲猜忌之風以悖

大成裕無崇探薄之行協心以理

國事如輔之相依同德以亮天工如巨天之共濟然大臣

者庶僚之表也尤當廓有容之德體包荒之象求賢

如恐不及見善若己有之正身以率下則孰敢不恭平心

以應物則孰敢不服于以和典禮之表于以選衡平之

治大臣和則庶官無不和矣然所謂和非和光同塵之

謂也不矯為異所以為和不苟為同亦所以為和古之

大臣上殿論事互有異同下堂則不失和氣何者其

心公也公故和凡其比周朋與相非相怨者皆非和

心為之也臣願

陛下和德於上百官和於

朝萬民和於野漢臣所謂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

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焉由是三光全而寒暑時

五穀熟而人民育諸福之物可致之祥無不畢德豈但灾殄
可消而已老臣垂盡之年拳拳一寸之忠所望於

今日如此伏惟

留神省察

上報曰覽卿奏足見忠愛事關朝廷的朕自處置其餘知
道了卿宜即赴閣辦事該部知道

辭免加官奏疏嘉靖五年

臣某謹

奏臣昨者欽奉

手勅着蕪太子太師謹身太學士自陳無功具疏辭免奉

聖旨卿比者督兵邊方召還內閣纂述

實錄多効忠勤特茲加秩宜勉承

恩命所辭不允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聞能薄而賞厚

造物所忌無功而受賞名教所譏莫伸僣倖之恭益

切冰淵之懼仰惟

恭穆獻皇帝實錄之書臣初自邊方

召還附名總裁之中獲與

進書之列

皇上普施

恩典大學士費宏石琯賈詠同降

手勅轉進官階臣具疏懇辭費宏等亦各具本辭免察

蒙

溫旨慰諭不

允臣惟

實錄之成終始皆費宏等三人總領其事而宏之功為多

如臣手未經裁削目未經較勘乃與宏等同膺

榮命不止因人成事實則乘機竊功此臣所以聞

命歎踏而不能自安者也且

累朝修完

實錄副總裁纂修等官俱有陞賞格例

皇上允懷

先觀樂德成書

特命副總裁纂修以下官員各加俸一級蓋旣欲脩

舊典而不氓臣下之功又欲慎爵賞而不使名器之濫即此

一事而

盛美且焉而中外歡傳以為

聖明所處極善推而行之自今以後功必有賞而臣下無不勸

之功必合宜而名器無濫賞之失達之天下率是道

耳獨使臣一人本無尺寸之功而沾

優渥之賞視諸供纂述之務任筆墨之勞者臣寧不內愧耶
恐因臣一人而少虧

陛下至公至平之政臣是以不避

嚴責再陳懇悃伏望

聖慈弘天地之量

霽雷霆之威

鑒臣辭免實情容臣以舊銜供職則臣仰體念之
恩多於進官多矣

上報曰

皇考實錄成書卿自召還名列總裁賞典豈可獨遺况比在

邊方總督軍務多効勞動能紓朕西顧之優論功加
秩亦不為過成命已下可不必辭吏部知道

薦起舊臣奏議

嘉靖六年二月

臣某謹

題為起用耆德以裨

聖政以光

聖治事臣等伏惟我

朝

祖宗設立

文淵閣懋簡儒臣在內供事備

顧問職論思上而輔成

君德下而謀議國政雖無宰相之名隱然古內相之職憶自永樂至於正統則有若楊士奇楊榮楊溥在天順時則有若李賢輔成太平之治人至于今稱之在弘武時則有若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此臣等之所親見也一時

君明臣良庶政修舉弘治之盛民至于今思之近年以來循資授任固多足以建立事功而徇名責實亦或未能壓服公議

聖鑒昭然不敢贅言近日大學士費宏石瑄俱蒙

欽准致仕館閣所儲不患無人稽之公論斷之

宸衷登簡必有在矣竊以為凡參預

內閣皆在得人而居首一員所係尤重費宏既去以次當及臣一清臣詠仰承

陛下甄拔眷注之心敢不思効鞠躬盡瘁之節但自揣學問空疎行能淺薄歷任雖久每多服勞于外而

朝章

國體未能盡知正德間承之

內閣不及二年蒙

陛下召用公事未及一載又兼少患目疾老益昏眊體衰力弱
拜起艱難隨行畧可支持居首實難負荷臣等思
得

先朝舊臣惟致仕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謝遷尚在本官自成化十一年狀元及第供事史館
經筵至於詹端多歷年所

孝宗皇帝簡居

內閣十有二年器局凝重學術精純誠士林之表望正德初
年以直道見忤擯斥家居十有六年天下想望其風
米

陛下初臨大寶即復其官階尋

勅遣行人存問兼錄用其子恩禮優渥中外臣民無不敬頌
聖德今年本官之年雖長臣一清數歲臣等嘗詢其鄉人皆
謂其耳目清明步履強健與中年無異起而用之
於

聖政必有裨益臣等聞之自古居天下者未嘗不用老成書
曰無遺壽考又曰人惟求舊蓋老成之臣閱世久而
涉歷多計慮深遠較之後進不同且聞望足以弭之
邪心容色足以消人之逸志如唐之郭子儀裴度皆以
公之年身繫天下安危宋文彥博年九十二歲被召入

朝平章軍國重事或請史冊以為美談仰惟

陛下真古今第一大有為之君必當舉行古今第一非常之盛
事乃能就古今第一非常之治功乞

降手勅差行人一員賫去浙江紹興府餘姚縣起取本官仍令
鎮守巡按官即其家敦請起程馳驛前來命其為
輔導之首臣班行之領袖用以講明道德恢弘治化
慶斷大事參決大疑則百僚仰之而勃興四方聞之而
風動此治朝之光也至於常行政務及文字纂述之
事俱不以相勞臣等謹當竭力供辦勉修常職不
敢推托怠緩此實臣等薦賢為國拳拳一寸之

忠誠也伏惟

陛下斷然行之天下幸甚謹題請

旨

謝

恩奏疏 嘉靖七年三月

臣某謹

題臣近日因目疾疾嗽舉發於本月二十六日具本給假

調理奉

聖旨卿內閣元臣朕所以至重况今元旦將近正宜君臣共圖至
治以安下民斯乃朕志深望於卿何可以求退為言

果目疾又發惟在家用心調理數日即出辦事該
衙門知道欽此二十日欽蒙

命太醫院院判許紳等調治續蒙

遣中官賚

賜猪一口羊一腔白米二石酒十瓶甜醬灰茄一罈臣扶病扣

頭領受外二十六日欽奉

御札卿如稍可便赴閣辦事况當新春遙通不必報名扣謝只
以某日赴閣具疏來聞欽此顧惟老病衰殘之人荷
蒙

聖眷優渥至於如此感極而悲繼之以泣奈目疾猶未全愈痰

嗽亦未寧帖元旦賀期當出朝

賀謹於二十八日赴鴻臚寺報名二十九日朝

見但禮宜

面謝而敷聲時作恐不能致辭謹具本謝

恩即赴閣辦事臣無任瞻仰感戴之至謹具奏

聞

謝

恩奏疏 嘉靖七年三月

臣某謹

題昨日欽蒙

聖諭今早講書朕見卿一清侍班咳嗽心甚不安退值司禮
監司官奏云卿以今日初講力疾入侍朕知道了今
後凡遇日講免卿入侍如經筵之日卿若小疾亦免侍
班如平好之日照舊入侍若有召問不在此例卿其承
之欵此臣頓首拜

命愧懼交集緣臣自去年冬間目疾并痰嗽舉發荷蒙

聖恩命醫調治稍全新春力疾供事日逐赴閣不敢失候近
日因觸風寒前病復作咳嗽無時昨於二月初
五日

皇上春初開講臣職在輔導不敢自安強勉入侍不意嗽

聲連作十數不止咫尺

天顏愧汗如雨方待罪聞

皇上不加譴責顧蒙

慰諭諄切雖慈父之於愛子不過如是臣身可捐亦不足
報自念本以衰朽之人且無致用之具赴

召以來心雖未敢自棄力已不能自強節蒙

皇上體念前年冬間憫其拜起艱難

許免朝參去年又

詔朔旦日亦免朝參復令凡遇

經筵之日不必隨朝徑赴

文華殿侍班又見臣雖免朝參還隨朝官五鼓進入降
旨命每日辰初赴閣

聖明之優眷愈至而愚臣之承受愈難百疾交攻衰形日
甚惟是感

恩之念常激於肺腑故求選之章難形諸紙筆茲又因臣嗽
疾曲垂

溫語免其日講侍班且謂若有

召問不在此例臣不過

天地間之一物耳而

造化之成全

雨露之滋育至於如此其何敢當但恐分量已踰鬼神勿祚事不
稱食福過災生感極而悲至於泣下謹當扶衰策鈍
誓竭餘生以圖報稱如力不能支徐當瀝誠以

請

聖慈必憐念而優容之矣臣不勝感激惶悚之至謹具本

謝

恩以

聞

論循

舊典以篤

親親奏疏 嘉靖八年二月

臣某謹

題 臣惟親親仁民愛物帝王為治之序也帝先克明
峻德必先以親九族而後極乎協和萬邦帝舜
身修思永必繼之博叙九族而後達諸庶民勵
翼我

太祖高皇帝創業垂統

大封同姓

皇明祖訓一書親親博叙之典粲然備具仰惟我
皇上嗣極以來率

祖成憲待諸

宗藩

恩禮周洽仁義至盡

冊封之典無歲不行

諭問之使相望于道有所求請多荷

俞允應給祿米惟恐不繼有善則

褒之以

勅而寧過於厚有過雖裁之以法而每從乎輕堯舜親
睦九族之仁殆不可復加矣達之於人民於愛物率
是道耳臣切見近年有司見行事例有二端焉蓋

古訓之所未聞而

舊章之所不載者似於親親之道不無少虧臣敢推衍之

以

聞伏乞

留神省鑒俯賜裁正施行庶以見

大聖人之所作為真可垂憲萬世而無斁也謹

題請

旨

一查得見行條例文職本身并族屬有女為

王妃或為夫人男為儀賓等項俱各見在及有子孫者

本身不許除授京職臣惟睦族之道婚姻為重故曰兄弟婚姻無相絕遠此中庸九經同其好惡之道也若於締婚之間有意防閑則是其所尊者薄無所不薄矣考之前代漢唐宋以來皆無此禁我

祖宗朝亦無此例若有之則當於

皇明祖訓

大明律令

大明集禮

洪武禮制諸書中載之矣聞宣德年間有

旨漢府親戚不許遷京職然亦因其謀反止為漢府而言不

音業林會并各

共友王府通著為例矣天順成化間不知何人倡為此議私

大正嘉靖治以前亦不甚拘如布政雍泰其族中女與

大正秦府郡王干親得陞任宣府都御史至弘治十三年三法司

皇祖修輯問刑條例姑載其中遂為定例然既非帝王親

親之道又非我

祖宗垂後之典

大君言出為令本諸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釐而正之無所

不可與稽

大明會典

累朝奏行事例因革損益隨事脩改者甚多惟

太祖

太宗成法則一定而不可變者也今各處詩禮故家衣冠世

冒俱不敢與

王府結親恐為子孫仕宦之累

王府姻親多係閭井白丁田野農夫之家素不讀書

周知禮法既不能導之為善反縱之為惡近年

宗室多干法典實由於此及照百年以來

宗室構大逆者寧夏之寘鐺江西之宸濠其懷奸構亂為

嘗借親戚京官之力今乃因一子女之故并其族屬

俱不許選京官以是為防其疑忌不已甚乎况仕宦之途廣矣得為京官者不過百中之一二資格應選京職者方與京職非謂但係

王府親戚一槩授之京職也伏願

皇上斷自

宸衷勅命吏部會同禮部查前例若出

太祖

太宗舊典所載照舊遵行如先年臣下因事建白有行者具由奏

請革去以存公平正大之體

一各

王府長史等官任滿不得考績終身株守一官惟

親王奏保陞任本府職官者有之然亦鮮矣故今之任者

一選除

王府官員不勝慘沮與墮坑落壑無異蓋自知終身

無展布之地故也考之前代多選名儒宿學輔

教親若賈誼之在長沙董仲舒之在都江是也

伐

朝

太宗之時亦無此例如楊士奇以審理副選任翰林編修周

忱亦是長史累陞至尚書臣於成化間為山西提學僉事臣之前為提學副使雷霖亦原係

德府長史轉至按察司官成化以後其禁始嚴且九載考績古今常典彼為

王府官者固亦科場之所簡拔

朝廷之所銓授何乃別為一格而使不得與九載黜陟之例乎伏覩

皇明祖訓一款凡王國文官朝廷精選赴王國任用致此

聖祖博宗睦族之意於是乎在而今多取諸衰老庸瑣之人欲其能自振拔得乎且凡

宗室有違皆

祖訓干犯

國法者必究輔導官員夫惟其無向進之路無選轉之階故藩邸每輕視之以為是固終為吾之臣也孰敢撓我其藩邸之人無小大亦慢易之知其末如之何也平時既不能為輕重遇事又安能為有無哉然此既非

祖宗成憲之所該載則正

今日之所當裁正者也宜令吏部查議

今日王府文官不許改任陞任別官是否
祖宗成憲有無著在

令甲若干

舊典所載是何年月奏行事例方今

聖神御極事當稽古隨時損益以歸於中正之道蓋無不可
合無今後長史紀善等官務選有學行者任之九年
通考行誼無玷能守正規諫助王保其國者聽吏
部推陞方面知府等官審理以下許陞府佐知州
知縣等官任內聽巡撫巡查訪旌舉若有功王
國

國

親王奏保留用者如近例量陞散官俸給照舊任事其
庸劣之人無毀無譽者仍照常格施行撫按二司
等官各以禮優待不許輕視侮慢若方貪淫不
法生事害人指實參奏提問罷黜如此則官有進
用之路必能勉脩職業有善相告有過相規而
王國可保其無事矣

上報曰覽即奏具悉卿意朕惟帝王防閑之道固不可無
而恐亦不可失推誠之意所奏吏禮二部便會同
查議如係我

祖宗成憲勿得紛更如係臣下違白非可為例今當施行者
亥未定奪

